

臺灣小記

臺灣，一片陌生又熟悉的土地，仿若擱淺前生之記憶。誰說不是呢？1949，那場烽火硝煙割裂隔絕開兩岸，自此咫尺天涯。橫互在海峽兩邊的鄉愁，漂泊遊子只能惆悵吟道：河漢清且淺，相去復幾許？忽地想起文青韓寒在《太平洋的風》一文提及張艾嘉的歌曲《戲雪》，曲調沒什麼感覺，倒是它的詞一下擊中內心深處：“飛翔在兩萬英呎的高空，候鳥要歸鄉，並不需要堅強，或任何悲傷，就讓那日日夜夜想不透荒謬的心事，塵封自己心中……一九四八年我離開我最愛的人，當火車開動的時候，北方正落著滄茫的雪，如果我知道這一別就要四十一年，歲月若能從頭，我很想說，我不走。”

其實來到臺灣是個偶然，因考上深大的國學班，其中一個獎勵條件就是來臺灣佛光大學交換遊學半年，隨緣而安，方有如斯驚喜。也曾想過為何獨獨選擇臺灣，而非內地的任何一所大學，惜念頭一閃便放任其流過，不及深思，如今卻漸了悟背後深意。

初見

早就知道大三會來臺灣交換，可真到眼前來，內心依然忐忑。收拾行李那天，爸媽都出門上班，家裡很安靜，午後陽光正好，我往返穿梭於客廳、臥房，唯恐落下什麼東西，其實是借由忙亂來掩飾自己的無所適從。第一次離家那麼遠去求學，四個月不能回來，對於戀家的我來說，無疑是一大考驗。但離鷹終究要學會獨自飛翔，每個人都要成長，唯其如此，我才能為不再年輕的父母撐起一片天，儘管我那麼不願承認這個事實。飛機離開香港機場時，我不斷往回望，明明坐在飛往臺灣的班機上，心似乎還留在深圳。抵達桃園，已是華燈初上時，當看到舉著牌、專門來迎接的佛大師生，心突然安定下來，恍然驚覺已置身臺灣，那麼既來之，則安之。坐上開往宿舍的校巴，我訝異地發現車頭吊著許多可愛的公仔娃娃，不禁微微一笑，望向窗外明明滅滅的燈火，口中默念：臺灣，我來了。

宜蘭

宜蘭市，臺灣東北部一個多雨的小城，常一下就是數日，淫雨霏霏，浸潤得心也濕漉漉的。儘管偶有狂風疾雨，但多數是溫柔纏綿的，似江南五月梅熟天，道不盡的婉轉多情。恁般天氣，撐把小傘信步在巷弄，看雨水順著簷角斜斜墜落，且喜在路燈下觀雨絲絲縷縷地飄灑，搖曳多姿，就這麼緩緩行著，人也氤氳朦朧在水汽裡，仿若可走到天荒地老。街道上，誇張點說，五步一小廟、十步一大廟，宜蘭民間信仰是足夠豐富的，粉牆黛瓦訴說著似水流年，不管世事變遷，它們好像生來就矗立在那兒，不容人懷疑。來臺灣有段日子了，見過幾次當地人的拜神儀式活動，尤其蘭苑附近就是輔順將軍廟，恰逢將軍誕辰，有幸去現場觀禮：載歌載舞，好一番盛況，雨中人們虔誠地進行著各項活動，井然有序。

住在山下的宿舍，生活十分方便，雖無山上清靜，卻能更好地觀察當地人生活的細節，紅塵鬧市裡的人間煙火本就更貼近我這凡夫。街上羅列各式小店，應有盡有，貨品琳琅滿目，更不用提遍地開花的小餐館了。為更好地利用空間，多為騎樓式建築，形成天然有遮蔽的內部人行道，店鋪上層一般為住家。店面多不大，上掛鮮豔醒目的大招牌，參差錯落，長街一

眼望去沒個盡頭，尋常百姓的熱鬧歡辛、百種滋味俱在其中，郭雪湖描繪大稻埕的《南街義賑》圖未嘗不可為臺灣街道作一個最美注腳。臺灣小吃店予我的印象很深，外觀看上去素樸甚至略顯簡陋，進去才發現裡面往往佈置得整潔溫馨，做餐飲地段裝潢什麼的皆為次要，重點是味道和衛生，味美方有回頭客，乾淨才能食放心。每週換著花樣吃，基本也將宿舍附近的美食嘗遍，時不時還會去宜蘭夜市逛逛。

每到放假，總三五結伴約去各處玩，臺灣僅少數幾個地方有捷運，我們一般選擇火車或客運出行。臺灣人叫巴士站為轉運站，地鐵為捷運，開始傻傻分不清，後來告訴自己地鐵方便快捷，因而叫捷運；轉運站則因巴士能帶我們走四方，換個地方就能轉轉運。現想來轉運站這名字真是好，簡單中寄託著人們心底的祈願。宜蘭火車站附近是幾米廣場，它還原了《向左走，向右走》、《星空》等繪本裡的經典場景，我也是來宜蘭才發現這竟是幾米故鄉，萌萌的長頸鹿火車站亦是依照幾米漫畫設計。到夜晚，去火車站另一側的丟丟噹森林公園，光束照耀下，撒落點點星光，神秘森林裡一輛列車緩緩駛過。世界各地不知有多少人懷揣幾米情結專程到宜蘭，只為那份嚮往溫暖、美好的執念。

佛光大學

學校在礁溪林美山上，儘管當地人不覺高（蓋因臺灣島逾 3000 米海拔的高山有 200 多座），但從山腳望去似入白雲深處，起霧時更疑瑤台仙境。平日坐車上學，是為一難得體驗，沿途景致幽美，山環水繞，溪山相映，風日灑然，不時有山間精靈出來覓食：猴子、松鼠……老師還戲謔“說不準能看到穿山甲哦”。書院式校舍臨山而建，古色古香，校園裡穿插著許多步道，不知名的小花寂寂盛開著，應了那句：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。最頂上的雲起樓灰白鴿子成群，許是感應到濃濃善意，絲毫不畏人，上課時若沒關緊門，還能看到鴿子撲棱著翅膀進來聽課呢，果然不愧“校鴿”之稱。每日呼吸著山林空氣，說不出的神情氣爽，感覺人住這兒都會長壽些，想到離開後就享受不到這樣清新的空氣，不免一陣失落。

佛光大學是星雲大師集社會諸界之力共同籌建的大學，一磚一瓦得來不易，無數善心彙集，如涓涓細流注入成海，遂成就今日規模，綿延數米的“百萬人興學紀念碑”時時提醒學子長懷感恩之心，懂得回饋社會大眾。校園沿途有五塊特別的大石，分書離垢天、淨居天、廣妙天、善慧天與自在天，象徵著佛教精神境界以及求學之路。佛大強調書院制，師生相處融洽親近，課堂氛圍寬鬆、活躍，學生可隨便在課堂上提問，同老師展開熱烈討論。課下老師偶爾還請我們去吃臺灣在地美食，推薦許多值得出遊之地。相比大陸老師治學嚴謹周全，臺灣老師思維發散，更強調站在世界格局看問題，尤其是東亞視角，兩相補益，我看東西視野更開闊、認知益發深刻。在和臺灣同學相處中，我發現他們有很多奇思妙想，很有創意，且他們的實踐操作能力強，大陸學生在這點普遍較薄弱，需好好借鑒學習，以取長補短。

山上常呆的地方就是雲五圖書館，不僅藏書豐富、環境舒適，臨窗還能俯瞰宜蘭平原的概貌，太平洋水波浩渺，天晴時能望見遠處的龜山島。手捧一冊書卷，泛黃扉頁、繁體小字，悠悠然時間就從指尖滑過，下山時往往明月高懸。某夜在館前等車，望原上十萬人家，思家有感遂作詩一首，未拘格律處，聊君解頤寬之：

一弦冷月映天階，思情難遣暫低徊。
萬家燈火搖落處，卻道故人幾時歸？

臺北

周遍玩的地方最常跑的就是臺北，約兩周去臺北一次，它可說是臺灣發展核心地帶，占很重要的地位，亦如故宮、101大樓之於臺北的地標意義。臺北，作為經濟高速運轉、蓬勃發展的都會區，無疑是極繁榮的，車水馬龍、人流熙攘，商業圈的興盛，現代化辦公大樓、百貨商場如雨後春筍般湧出，它也是全台消費最高處，真是“競相豪奢”，臺北的西門町、士林夜市讓我想起深圳的東門、老街。但臺北畢竟不是年輕的深圳，經過歲月歷史的不斷沉澱，在快節奏的都市生活外衣包裹下絕不能忽略它本身獨特的人文風情。

故宮、圓山文化遺址、臺北孔廟、大龍洞保安宮、原住民博物館、臺北故事館、市立美術館，古典與現代、東方與西方文化靈火蒼萃交融之地；國父紀念館、士林公館、中正紀念堂等地，為臺灣散落歷史長河中的記憶碎片；若想找尋老臺北的影子，大稻埕和艋舺的歷史街區一定要去，比如迪化街、霞海城隍廟、龍山寺；而台大、師大附近的“康青龍”三街以及溫州街，因眾多高校師生在這一帶生活，漸成為臺北城中富文化意味的生活圈。這帶星羅棋佈著個性分明的書店、咖啡館、餐館、生活雜誌鋪，它們自顧自地靜謐優雅著，獨成一片天地，走進這似乎感受不到時間的流逝，自然而然就會放慢腳步，褪去浮躁。用韓良露的話說：這些店鋪主人是用“賺生活而不是賺錢”的態度在工作。敦南的誠品書店也很值得一去，它是臺灣第一家全天候營業書店，深夜去那兒，燈火通明、人來人往，算體驗了次哈佛凌晨四點半的光景。

一直對台大心嚮往之，這回也算得嘗夙願。台大校園有種撲面而來的歷史厚重感，令人心生敬畏，漫步在椰林大道，伴著傳鐘二十一聲的清響，思緒紛飛，許多畫面在腦中掠過又似什麼都沒想。走到中文系的那幢樓，無意間發現林文月先生在《午後書房》裡提及的那棵印度黃檀，依舊枝繁葉茂地長著。猝不及防時與書中文字相逢，美不勝收，恰便是：邂逅相遇，適我願兮。

花蓮

挑個週末，難得的大晴天，五人同行開始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。花蓮主要分山線、海線，觀光客很多，以看自然風光為主，交通不便，最好包車遊玩。一出火車站，我們就直奔鯉魚潭，潭水清澈、波光粼粼，沿著步道環山走了一圈，擺出各種造型，用相機記錄下滿滿的興奮。中午我們沒吃速食，而是點了桌久違的家常菜：白切雞、豬腳、竹筍、鹽焗蝦、炒青菜，或許是一起吃飯特別香，大家食欲都很好，幾乎掃蕩一空，最後還爭著用豬腳薑汁淋飯。下午去了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及瑞穗牧場，但並無太大感觸。第二天則去了七星潭和太魯閣國家公園，最記得我們在碧海藍天下追逐，笑著鬧著，累了就躺在礫石灘上看浪花朵朵，太平洋的風吹散所有哀愁，我似乎看見那熾熱盛放的明媚青春。

來花蓮，說實在的是場美食之旅。瑞穗牧場僅看了會草坪，就去店裡食用它家遠近聞名

的牛乳餐：牛奶饅頭、金黃煎饅頭、鮮滑的乳酪布丁、溫熱的牛奶再搭配一小杯牛奶霜淇淋，喝著下午茶、發發呆，實在人生享受。晚上則轉去市區的伴手禮街，每家店都可先試吃再決定帶不帶，老闆也不會催，一路走下來，嘗了臺灣的各色糕點：鳳梨酥、太陽餅、麻糬、酥條、海鮮炸片、花蓮芋……最特別的是“慈禧的遺憾”——巧克力沙琪瑪，感覺口渴想買飲料，走進一家店立馬遞上杯酸梅汁，服務太周到熱情，不買都不太好意思。次日清早，司機叔叔特別帶我們去吃“公正包子”，灌湯包、小籠包，加上大杯濃濃豆漿，晚上則轉去民宿旁的自強夜市。說起來，臺灣的夜市似乎格外流行：宜蘭有東門夜市，臺北有士林夜市，花蓮也有自己的夜市，以前看臺灣偶像劇總有男女主角去夜市吃東西的片斷，那時只覺十分羨慕。在夜市我們嘗了雞排、蚵仔麵線、香腸卷，一人一杯柳橙汁，吃得心滿意足。所謂食色性也，這世上，唯愛與美食不可輕言辜負。

漣漪

第一次離家這麼久，卻意外發現自己適應得不錯，果然不再是當初寄宿時、想家想得躲在被窩裡偷偷哭的小女孩了。並且，我在臺灣開始有一個人旅行的經驗，去不同的地方，見形形色色的人，看繽紛絢爛的景致，愈發能享受獨處帶來的快樂，坦誠地面對內心，和自己對話，安靜而踏實。

去年閨蜜赴臺旅遊，回來感慨道：臺灣山美，水美，但最美不過人情。來此三月我亦深有體會。我遇到的大多數臺灣人都友善、熱情、樂於助人，通過短暫的聊天、溝通很快就能交上朋友。去商店買東西，或是去餐館吃飯，店主得閒時喜歡和顧客拉家常，當聽說我們是大陸來的交換學生，態度往往更加親近，有時東西還會算便宜些。讓我很受觸動的是，當臺灣同胞從我們口中瞭解到大陸發展境況越來越好時，他們由衷地感到高興。

另外，臺灣人的文明禮貌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，且這種禮貌又非疏離的，而是飽含人情味。每次上下公車，臺灣學生都會自然地道一句“早上好”和“謝謝、辛苦了”，而司機也會回一聲“不客氣”，這似乎是彼此共同的默契；搭乘扶手電梯時，我注意到大家基本都站右邊，左邊除非有急事要疾行，右邊的梯面已被磨得光光的，而左邊依舊如新；等候捷運時，我看到人們排著長隊耐心地等在一側門邊，起初我很奇怪，懵懂地站在空蕩蕩的另一側，馬上有人善意地提醒那邊是下車通道，要根據腳下劃的線站。誠然大陸在某些方面做得還不夠，雖然大家也慢慢有這個意識，但還未形成整個社會之風氣，需要不斷加強。

臺灣，長久以來被認為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保存地，大陸現今對傳統文化繼承益發重視，畢竟傳統文化是民族之根，立得穩底氣才足，無論世界大趨勢如何變換發展，都不會迷失自身。近些年大陸掀起一陣國學熱潮，四書五經、諸子百家、詩詞曲律被頻頻提起，就連電視臺也推出多檔文化類節目，諸如《最愛是中華》、《中華好詩詞》、《唐詩風雲會》等等，其間臺灣學生表現亮眼。儘管在臺灣熱了幾十年的傳統文化漸遇冷，但許多人自小是浸潤在古典文化氛圍中，那份底蘊在，不管承認與否，大陸、臺灣的文化都有斬不斷的牽繫。

猶記得上課時，教古典的幾位老師深情地說：“未來中華傳統文化的發展、維繫要看海峽那頭了，你們這代將會是中堅力量。”我突然感到肩頭那沉甸甸的責任，以及被肯定、信

任的幸福。

寶島臺灣，在離開之際有太多不舍，但那些美麗的記憶將始終伴隨著我。就像儘管隔著一灣海峽，但我們仍舊血脈相連一樣。



学校俯瞰龟山岛



宜兰火车站



几米广场



台北孔庙



自由广场



七星潭

